



文风而来

主办单位：文登区作家协会
冠 名 商：文登全友家居商场



于洞丽，女，1978年生于山东省威海市，现居文登区，自由职业者，文登作家协会会员。在《威海晚报》、《文登日报》、《文登文艺》发表过短篇小说、散文。喜爱文学，尤爱散文。

整理幸福

文/于洞丽

2020年冬末初春，我们的祖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，一场新冠肺炎让我们停下了奔波的脚步，自封于家中，开始了与以往不同的生活。

居家的日子，为了打发大把的时间，先是在抖音上学习各种美食，家庭版小油条、油炸麻花、陕西凉皮、休闲小零食锅巴……直到有一天，发现体重在嗖嗖的飙升，这才停止了对美食的折腾，还是重新过回正常的日子吧。

近日，除了打理一日三餐外，我又有了新的计划，我要把家中的每个房间的各个角落重新整理一遍，顺便除旧留新，将陈年旧物整理出来。

撸起袖子说干就干，先从储藏室开始，将杂物一一整理，有序的放到储物架上，忽然发现角落里有一个玻璃物件，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五十公分左右的长方形玻璃鱼缸，鱼缸的边角用不锈钢条包裹着，虽不是时下流行的超白玻璃，却也晶莹透亮，只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。我忽然想起这是父亲亲手制作的鱼缸，父亲去世已十年有余，因为想留个念想，就跟母亲索要了这个鱼缸。手工制作的鱼缸不是那么精致，细节并不完美，望着鱼缸底部裸露的玻璃胶，不禁想起了父亲粗糙有力的大手和给玻璃打胶时的专注神情，泪水止不住的流出，是的，我想念父亲了。擦干眼泪，把鱼缸取出来清洗消毒，等疫情过后把鱼缸利用起来，养上一缸鱼，自此以后，观鱼以解思念之情。

收拾完储藏室，开始整理书房，整理

书架的时候，一本厚厚的金色书皮的《安娜卡列尼娜》映入眼帘，翻开第一页，空白的位置写着：祝妹妹生日快乐！噢，这是十七岁那年姐姐送我的生日礼物，那时的姐姐已经参加工作，知道我喜欢读书，她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这本名著作为我的生日礼物，多年以来，我对它爱不释手，读了一遍又一遍。翻到末页，这本书的价格是三十三块九，这在二十多年前是笔不菲的数目啊，这份深厚的姐妹情谊我一直珍藏，无论期间搬了几回家都不曾落下。

在书房的柜子里有一个盛饼干的铁盒子，里面有厚厚的一沓信封，信封已经发黄，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，一封封的拆开，里面是他年轻的时候给我写的信，那时候还是热恋期间，他在地工作，再忙也会坚持每天给我写一封信，信中皆是思念之情，恋人之间甜蜜的情话尽在其中。把信放回盒子里，看着它，幸福感油然而生，他，就是我现在的爱人。

最难整理的要数儿子的房间，儿子已经摒弃了小时的玩具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一屋子的书。房间里书堆成小山，书桌，床头，柜子，到处都是，再也找不到童年的痕迹，此时的儿子正在客厅专心上网课，我悄悄地把玩具箱拿到了储藏室小心珍藏，这是他童年的美好回忆。尘封在箱子里的玩具中夹杂着一些橡皮和水彩笔，支离破碎的玩具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，手中把玩着小小的玩具，仿佛看到了儿子恍若昨日的小脸和稚嫩的童音，时间没有停留，而是一如既往的奔到

了今日。儿子已经十七岁，个子高高的，脚上的鞋比我爱人的都要大上两码，但无论他走到了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孩子。

整理洗手间的时候，发现儿子的牙刷有点脏，给他换了一把新的牙刷，将牙刷用清洁刷仔细清洗，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仿佛看到了儿子初学刷牙时手持牙刷笨拙的模样，嘴角不禁流露出淡淡的笑。

整理着爱人的衣物，就像看到他被岁月亲吻过的面容？，我轻轻将它们抚平，抚平他工作的压力，生活的重担，抚平岁月留下的无情印记。

整理阳台和客厅的花花草草，清理掉发黄的叶子，客厅茶几旁边有一株四十多年的君子兰，与我同生同龄，几十年一直坚韧挺拔，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珍宝。看到它便不由想起童年的种种，父亲爱花，院子里郁郁葱葱，月季、栀子花、蟹甲兰、灯笼花……竞相斗艳。而我，遗传了父亲，继承了他诸多的爱好，譬如养花、养鱼、品茶。

一天之中，家中的所有物件在我的整理之下不再凌乱，都说生活就是一地鸡毛，在我看来，生活其实是一箩筐的幸福，点点滴滴，无处不在，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，生活的每一个琐碎，原来，我的幸福是这么的小这么多的多，多到我无法去细数，一一去回味。二零二零年，我许愿，祝愿疫情快点过去，祝愿疫情下的武汉早日康复，祝愿奋战在前线的英雄们平平安安，祝愿我的祖国早日度过难关，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！

顶层厮杀

文/肖永政

肖永政，1961年生，198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，后进入《威海晚报》当记者，旋即进入《威海日报》当记者，2006年为《威海晚报》编辑。在上述两报发表过数十篇纪实文学报道。

我刚踏进阁楼的门，“空袭”就发生了。

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两只大喜鹊，像打架老手一样扑向正在天台晒肚皮的花猫“咪虎”。八个月大的“咪虎”哪见过这阵势，一个激灵翻身躲过，同时“嗷”地一声尖叫示警。我听到没有出门相助，而是忍着同情在楼内偷观。

第一波“空袭”没得手，这对喜鹊分左右站在阁楼顶上的屋檐角，居高临下对着花猫叫骂。沙哑的嗓音伴着不知为何而生的怒火，就如一对骂街的泼妇，不停地“喳喳”乱叫。

看浑身颤抖的花猫动也不敢动，喜鹊又发动了新一轮袭击。它们像一对长、僚战斗机配合密切，轮番低空掠地，并在最低点时用尖喙猛啄花猫的头部和背部。啄中的喜鹊一边得意地高声“大笑”，一边拉起复飞。在第三次被啄中时，惊慌的花猫终于忍不住拱身向阁楼门开溜。眼见手下败将要逃，两只喜鹊连忙飞向前面阻挡，花猫一看不妙，向中间院墙边一滚，不等喜鹊拉起再来，以墙为掩护一溜烟窜进门里。

一脸惊魂的花猫一进门，先放心地重重打了个响鼻，正当它抖擻全身毛发，要发泄一下这碰上的晦气时，一转身看到伏在窗台上的我，它猛地长长叫了一声，那神气分明是说：啊，原来你躲在



这儿，对本主子见死不救啊！

晚上，受伤的花猫躺在全家人面前，摆出一副奄奄一息的可怜状，谁喊它，它也不理。拱背时骄傲的最高点被啄去了皮和毛，黑白各半的耳朵印上红色伤痕。此场面增大了家人的公愤：和平“居民”在自家领地晒太阳，为何得不到应有保护？顶着压力，我只好看说“咪虎”虽然是全家的萌宠，可与喜鹊毕竟是动物间的搏杀，适应的是丛林法则，人类不应涉足过度。家人对此无法接受，但“咪虎”听了却睁开了眼、竖起了

耳朵。熄灯后，它不顾伤痛，在房间里不断地匍匐、虎跃、撕咬，丝毫没有上午战败的沮丧。

春天的天台不是每周都有这样的生死擂台赛。但只要双方见了面，“虐猫”就成了喜鹊的“拿手戏”。听到天台上吵成一片，我就知道新一轮厮杀又开始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台开放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傍晚也会听到吵闹声。我常想，这何时有了个了结呢？

这天，从外面进到楼群空地，就见三五个邻居仰头向我家单元楼顶观望。有人说喜鹊喳喳闹的，得有多大的喜气啊。我暗自笑了笑，准备悄悄过去。不料对面顶楼的一位女邻居叫住了我：“是猫上了天台？当心别让喜鹊杀了！”哟，真有人。我连忙请教。她说，去年此时就是这对喜鹊夫妻，对，这俩口子合伙诱杀了她家的胖蓝猫。

我顾不上道别，一口气爬上顶楼，如同这位女邻居所述的场景发生了：对于胆子变大的花猫，俩喜鹊不再发动“空袭”，而采用和缓的方式，一步一步地向天台楼板的边缘溜达，引诱花猫在虎跃中，跌下二十米的楼底。女邻居的蓝猫就因受到自以为到嘴的诱惑，在跳起捕捉的瞬间，喜鹊却一爪身子闪开，蓝猫重重地把自己攒下楼去。虽经宠医全力救治，仍然不治身亡。

“咪虎”紧瞪眼前仇敌，两只后爪在楼板上不断攒动；喜鹊一方似乎是丈夫的一只，趾高气扬地来回溜达，当它第N次向楼外转过头时，“咪虎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去，我当即失声喊出：完了，完了！

咬住公喜鹊翅膀的“咪虎”，发出了低沉的怒吼，公喜鹊因没能成功闪身而发出了悲鸣，在离楼外仅几厘米处边缘挣扎，引来了母喜鹊拼死援救。一只在前拼命向楼外拽，一只在后催命般向前啄，夫妻俩的目的十分明确：拽拉出楼顶，让这该死的天敌溶化在这春天的空气里。

“咪虎”口咬着公喜鹊，四只

爪子紧蹬楼板不向楼边滑。由于受力大，身体构成了空前的“弓”形。在这生死关口，救夫心切的母喜鹊跳起来，向“咪虎”怒睁的眼一口啄去，“咪虎”急闪头松了口，公喜鹊一个趔趄跌下楼。母喜鹊一看丈夫脱离“虎口”，连忙蹿上花墙尾随而下。等我跑上天台，与一嘴鹊毛的“咪虎”向楼下看去，只见公喜鹊在飘着羽毛的楼底空地上——一瘸一拐地悲号，看到母喜鹊到来，连忙硬撑着起飞，会合一起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。

我和“咪虎”目送着它们升空远去。

生死战后，我再没见过这对也许正在哺育期的喜鹊夫妇。

全屋定制 拎包入住

装家不用东奔西跑 全友整装一站搞定

优质品牌 特惠套餐 标准流程 专业团队

地址：文山路桥西150米（三联火锅对面）电话：8160018